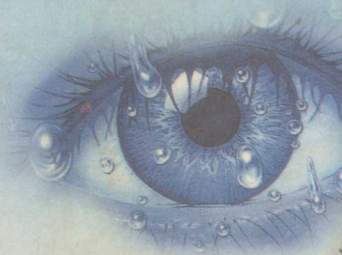


下雨天

温恕 著

下雪天



沈阳出版社



581

下雨天 下雪天

温恕 著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下雨天 下雪天/温恕著. —沈阳:沈阳出版社, 1998
(都市风情系列)

ISBN 7-5441-1061-3

I. 下… II. 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13744 号

沈阳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沈河区南翰林路 10 号 邮政编码:110011)

沈阳市第二市政建设工程公司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274千字 印张:3.75

印数:1-5000册

1998年7月第1版

1998年7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孙世同 任冬菊

封面设计:李 锋

特约编辑:祝乃杰 田雪峰

责任校对:霍明相

版式设计:张建荣

定价:18.80元

内 容 提 要

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在新旧体制交替的变更中,晓杰和阿芳成了下岗女工,她们既是中学时代的同窗,又是最要好的朋友。面对生活的突然变故,该如何做出选择,该如何重新面对人生、面对社会、面对自我,是本书作者创作的主旨所在。

本书的主人公晓杰、阿芳下岗后走过不同的道路。晓杰曾摆地摊,做小本生意,靠自己的辛勤双手和诚实劳动锻炼思想和意志。阿芳过去受家庭影响,好逸恶劳,为多挣钱,耍小聪明甚至出卖色相和肉体。晓杰热心地帮助阿芳改变生活态度,她们一起与别人做生意,一起和五位下岗大嫂办美容院,一起重新回到工厂,成功地策划了把产品推向市场的广告,艰辛的努力终于换来收获的喜悦。

冬去春来,下雨天、下雪天交替。晓杰与阿芳在创造自己的新生活中也寻到了感情归宿。她们看到了继续努力的前景与希望……

本书作者也是一名下岗女工,她用下岗女工的亲身感受,来结构故事,展开矛盾,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刻画了当代工人的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塑造了有着鲜明时代印迹的有血有肉的各种人物。作品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和可读性,是一部具有浓郁时代特点和地方色彩的创作作品。

第一章

晓杰离开自己的男人已经两年多了。

下午，她接到大姑姐田小娟的电话，说劳改农场从今天开始，允许犯人家属探视犯人的时候，可以同有婚姻关系的犯人同宿本劳改农场的招待所了。晓杰即刻说她明天早上搭第一趟长途汽车去看田小伟。

挂掉电话，晓杰很兴奋，她甚至都不知道该怎样准备好了。她没吃晚饭，从接到电话到现在两个小时，她几乎一直在自己家的地上打转转。又过了一个多小时，她终于想起应该把这个消息告诉谁，对，应该告诉她！

晓杰拨通同她一样的下岗女工，她的好朋友阿芳的电话，她语无伦次地学了田小娟给她的电话，听得阿芳叫了起来，她让晓杰慢慢地再说一遍，她没听懂。晓杰咬着嘴唇，盯着自己家的一个方向，最后她又深深地叹口气，习惯似地把短发往耳后抹一抹，这才一字一句地告诉阿芳，她可以到田小伟那住几天了。阿芳在电话的那一边高兴得大喊大叫，她仰在床上两只脚朝天乱蹬着。

“太好了。哎，把你的‘三点式’穿上，见老公了嘛！”

晓杰被阿芳说得脸涨红了，她怪阿芳说这样的话，也不知小国在没在家。阿芳笑嘻嘻地说怕什么，她正在床上讨好她的老公。

“跟我学着点，让小伟除了你，谁的话也不听。”

阿芳又像老师开导学生似的，教了一大堆她自称是经验的征服男人的方法，包括怎样说甜言蜜语。说一定让小伟不听他姐姐和他妈的话。她还骂晓杰是笨蛋，要是她，早让田小伟和自己一条心，一起对付那两个刁婆娘。

“阿芳，我是不是穿上那条连衣裙……”晓杰打断了阿芳的话。阿芳忙问是哪一条裙子，晓杰就提醒她：“就是枫哥上的货，没舍得卖的那一条。”阿芳说：“行，那条挺好看，枫哥挺够意思，真没卖呀……”

晓杰挂掉电话，就去立柜里找裙子，她把裙子穿在身上，去镜前照着，又在地上转了两圈，就默默地站在了那里。她觉得应该告诉枫哥一声。当她的手拿起了电话时，才想起自己竟犯傻，枫哥是田小娟的丈夫，他还会不知道。

晓杰笑着扑在床上，脸朝下呆了一会儿，她抬起身子去把录音机打开。她听起了爸爸活着时最爱听的京剧曲牌《夜深沉》。

夜色降临，晓杰仰面躺在那里，听着乐曲，她平静了许多，她想着要在第二天早上给田小伟带上一些好吃的。渐渐地，她带着将要降临的甜蜜进入了梦乡。

二

大雨随着风，冲着直奔西客站的晓杰。晓杰把一个塑料雨衣整个给装着吃的兜子包上，她自己却在不到几分钟的路上淋得湿湿的。那薄薄的纱裙又透又明地贴在她柔软而较为丰腴的身体上。

一进车站的大厅，她一边不停地抖落头发上的水，一边使劲地把贴在身上明显凸出两只乳房的纱裙往旁边拽着。直到剪票员出现，她的一只手还是拎着胸前的衣服。

车开了，这是工人村附近新建的汽车西客站，是长途车，一般都是去郊区的。晓杰坐这个车已有几次了，只是这一次的心情与前几次大不一样，这是田小伟因在单位犯了故意伤害罪服刑二年后，她第一次有机会就要与他同住，她不知道自己究竟有多少话要对他说，虽然他们还一直没有结婚，晓杰却把同居五年的田小伟当成自己合法的男人。两年来，她以自己的耐性，自己专一的感情，赢得了许多的人的钦佩，也赢得当初竭力阻止他们的大姑姐和田小伟的母亲对她态度上的极大转变。她似乎更有耐性了。她有信心等到田小伟的亲人对她全面的认可。

汽车在公路上快速行驶，不一会儿已驶出了省城。偶尔还能看到路边田野里的人，这个季节是农作物正茂盛的时候。刚才的大雨，把世界洗了一遍似的，显得清晰、干净。晓杰此时的衣服，虽不是那样紧紧地贴在身上了，但她还是觉得衣服很潮，

她故意把身子往窗子边歪去，想让窗外吹来的风吹干她的衣服。

“小姐，吃吧……”

晓杰随着这声音转过脸看，原来是坐在她身边位置上的一个年轻小伙子，他手中拿一个苹果正递给晓杰。晓杰反应过来，朝他摆手。就在晓杰把自己的目光还要投向窗外，掠过车厢内的自己斜对面座位上时，她又把头下意识地往回转了过来，眼睛落在似乎盯着她许久的一位差不多四十岁左右的男人的眼睛上。这位男人没有按正规的坐姿坐在那里，他把应该朝前的身子侧了过来，使他的胸前面对汽车中间的过道，而眼睛却一直看着有些偏后的晓杰。

晓杰很快又把目光收回，但她还没等去看窗外，又迅速掠过那个地方——那男人坐着的地方。这时，两个人的目光碰到了一块，这一次，还是晓杰先移走了她的目光。她把自己的身子往窗子边贴了贴，眼睛去眺望绿色海洋般的麦地。但是，不管怎样要专心地去看窗外的景色，她还是感觉到了左前方的目光。

“小姐，吃吧，吃一个苹果怕什么。”

又是身边的年轻人，他见晓杰不做声，就咸的淡的搭讪起来，说凡到盘石县的人都是一样的，干吗那么一本正经，一路热得厉害，吃个苹果解解渴。

晓杰回头说了一句不吃。她刚说完这两个字就发现，在左前方那个男人仍然看着她。这一次她有些发毛，她去摸自己的头，然后低头看自己的胸前，发现衣服已经干了，再去看那男人时，那男人才似乎意识到了什么，把目光移到窗外。

“你去看谁呀？”坐在身边的年轻人又问。

“老公。”晓杰说。

小伙子不说什么了，他点了一支烟吸了起来，这下子把晓杰也撩上瘾了，在田小伟进去的这两年中，她学会了吸烟。但她还不好意思在公共场合下吸，所以，只是好好地看了看年轻人手中的烟。年轻人发现了晓杰对烟有些贪婪的神色，忙从兜里又掏出一支烟递给了晓杰，晓杰刚想推让，年轻人就把烟塞到她手上，对晓杰说，一看她的手指便知道她是一个烟鬼。

“别装正经了，抽吧。”

晓杰本来是已经经不住这诱惑了，可是一听年轻人这样说，就又把他的烟扔了回去。她看也没看一眼那烟是否掉到地上，她把脸又整个地转到了窗外。

车速仍然很快，途中停了两次，都是很小的车站，也可以说不是什么车站，司机见有人招手，就急忙踩一脚刹车，晓杰猜这车一定是承包给个人了。

窗外路边出现两排白杨树，晓杰忽然想起了什么，她眼睛一亮。她是想起了她与田小伟在一片白桦树前的那张照片，想起了他们在一起的甜美。但是想着想着晓杰的脸又沉下来，她想起了临来时田小娟在电话里的话。

“你去住几天吧，好歹你们是夫妻。”

晓杰心里不痛快，想当初，田小伟刚入狱时，田小伟的母亲和姐姐，视她为红颜祸水，天下大乱的账统统都记在她身上。她想起了林枫的话：这如同唐朝的安史之乱，总是有人瞎起哄。晓

杰哭着对林枫说：不怪我……

“为什么让我走，我是他媳妇。”晓杰说。

“媳妇？你们也没有结婚哪。”

田小娟帮助她母亲把晓杰的东西扔了出来，她们原以为可以借此机会撵走晓杰，而田小伟有这么个当大记者的姐姐，也一定会平安回家的。可是法律无情，事情都不是以田家母女二人的意志为转移。二年过去了，她们不再提出让晓杰和田小伟分手的事。尽管晓杰已经搬回娘家，可是，她们还是在田家需要她的时候，私自还给了晓杰一个名份——田家的儿媳妇。

晓杰把头靠在了汽车靠背上，不知为什么一想起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她连见田小伟的情绪都没有了。晓杰慢慢地闭上眼睛。

闭着眼睛更能感觉到从眼前一闪而过的阴阴阳阳和那匆匆而去的一个又一个障碍。就在她集中精力体会外面炎热的天气时，她紧紧地皱起了眉头，她觉得自己的大腿处像有什么东西在爬行，麻酥酥的，最后，她猛地把头低下一看：是一只大手的两个手指，它们在她的腿上正慢慢地、有滋有味地寻来寻去。

晓杰气愤地把这个大手抓起使劲扔了过去，那位献烟又递苹果的年轻人像被人冲撞了什么好事一样，刚想发脾气，一下子又明白了什么。他像似很难为情。

“干什么？”

晓杰的声音不大，但非常严厉。

“哦，对不起，小姐，我想试试用什么方法你才肯管理我。”

晓杰气得几乎要站起来，她一看周围的人，因为天热，加上车一晃，似乎都昏昏欲睡了。

“你……”

晓杰想冲他狠狠地喊一句，但她又怕别人会听到。

“你老公怎么了，说说嘛。”年轻人说。

“他杀人！”晓杰气愤地说。

“不信，像我哥们儿那样的人才会杀人，看你这样，你老公一定是局长什么的，是贪官吧……”

晓杰站起来，侧着身子指着年轻人说：“他不是局长，他是杀局长的流氓……”

当晓杰还想再说什么时，她忽然又看见了左前面座位上的那个男人。两个人的目光又一次相遇，不知为什么，这一次晓杰却狠狠地瞪了那男人一眼。

“你老公这么好运，我的朋友就没这个福分，他是为了他的女朋友才进监狱的，可是还不到两个月那狗娘养的就跟了别人，哎……”年轻人似乎又要伏在晓杰的耳朵边上说什么。晓杰躲了一下，年轻人就放低了声音。

“哎，要挺不了想跟别人，就跟我吧，我看你挺好的，哎，别生气，瞧你脸都白了，抽烟不？”

晓杰再次把年轻人递上的烟打掉，她还想说什么时，车到了终点站。满车上的人都拥挤着下车，晓杰只好拎起自己的兜子，她把那塑料雨衣卷好，一脸的怒气，也跟着人流往外走。

三

晓杰作为犯人家属，来劳改农场已经几次了。劳改农场高的大墙，有带刺的铁丝网，而那似乎通了电的铁丝网，让人看一眼，总免不了要想起一只触电的死猫。她看到了从田里归来的几个小队的犯人远远地都朝这边张望着。

这些在某一时刻，有可能表现得禽兽不如的人，在这强制性的劳动中，不知是净化了灵魂，还是他们也具有人性中的另一面，在太阳下，也露出了光点——他们渴望这探视的人群中，能有自己的亲人，哪怕是来看他们一眼的仇人。他们的眼睛流露出长时间的期盼。但一经发现这人群里的探视者和自己无关时，他们其中的一部分，总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恶性之中，他们变态般地叫骂，如果管教队长稍一放松，他们还会站在自己的整齐的队伍中，朝这边的探视者特别是女探视者们吹来挑逗性的口哨，有的还弄出不雅的动作来。

晓杰看见了走近一些的田小伟，她感觉到他的喜悦，她朝他摆摆手，而他只朝她点点头。就这样，他们也算擦肩而过了。晓杰知道，田小伟的队长会通知他到招待所而不是探视室了。

按规定，要求与犯人同居的家属要在招待所的登记簿上登记，晓杰又去了那里。她把重重的装满吃的兜子放在地上，看前面已站了十几个人，就又把东西拎到大厅旁边的沙发上，她想坐一会儿。

这好像是刚刚粉刷过的大厅过道。晓杰坐下了，她东张西望着，两只手下意识地在自己的身上摸着。

“想吸烟吗？”

晓杰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她一转身，令她更吃惊的是，说话的是一同上车坐在她左前面的，总盯着她看的那个中年男人，只是这会儿，这男人却换上了一身警察衣服。

“你？”晓杰问。

“我是田小伟的队长，刚刚调来两周……”

“你怎么知道我是看他的……”

“刚才看见你和他打招呼，我叫魏平。”说着递过一支烟来。

晓杰接过烟，但又想还给他，正犹豫着魏平又递上一个打火机，“啪”的一声打着火，他等待晓杰接受。

晓杰急忙把烟对上那打火机，深深地吸了一口后，又深深地吐出去一口，她好像平静了许多。她抬头又去看魏平。

“不必紧张，我只是看你特别像一个人。”

晓杰这才明白，闹了半天，他这一路上死死地盯住她看，是把她当成了另外一个女人了。她放心了似地笑了一下。魏平问她笑什么，她摇摇头，把夹烟的手指抬起，对魏平说了谢谢，又指了指登记处，意思是轮到她了。

没有想到登记处要了晓杰的身份证又要结婚证，晓杰摇摇头，说他们没有结婚证。

“没有结婚不许同居。”工作人员说。

“可是，可是我是他媳妇啊！”晓杰说。

“没结婚算什么媳妇，笑话！”

工作人员有点不屑的口气。晓杰还想说什么，人家早不理她了。她只好又退到了刚才的沙发前。她好像没了主意，一屁股坐了下去，过了一会儿，她索性大口大口地吸起烟来。

晓杰心里很生气，怎么刚才这位工作人员和田家母女二人是一个腔调，当初就咬定说她没与田小伟结婚，所以就不承认她是田家的人。那时还行，怕她晓杰占什么便宜，现在谁还会冒充他的老婆？”

晓杰一边吸烟，一边又想起了枫哥的话：谁让你犯法了，什么叫“犯”，“犯”字的一边已经不是人了。

晓杰停了一会儿，就又走到登记处前。

“求你了，我真是他媳妇，我和他已经生活了五年，只是没办手续……”

工作人员说不行，他说他管不了那么多，只能按规定，没结婚证，不给登记住处。

“我说你怎么了，这种地方，谁还冒充他老婆不成？”

一个犯人家属帮晓杰说话，旁边的人听了都笑了起来。

“就是嘛，谁还有心情上这里找男人睡觉！”

原来这位家属也没带结婚证，工作人员一律拒绝登记。

“结婚证？我都想撕了它，这次回去我就撕了它，谁再来看他，谁就是王八蛋！”

没带结婚证的女人像机关枪一样，一阵哇啦哇啦。晓杰趁机又上前说些好话。可是无论她怎么说好话，工作人员还是不

同意她们登记，那女人又急了——

“我这就回去，告诉你们我不住了，以为我愿意来？是她们家说尽了好话我才来的，这儿的男人不是宝贝，不是香水，谁还会愿往身上擦。”

那女人刚转身冲向门口，一个穿警服的中年男人站在她面前，他用胳膊挡住女人的去路，说他可以帮忙。说着把那女人带了回来，他要求犯人家属要协助改造工作，共同帮助犯人改造他们的思想。

那女人又折了回来，她这回理直气壮地站到登记处前。

晓杰看着魏平，十分友好地笑了一下，她也等着魏平帮忙。可是晓杰就在冲魏平一笑时她明显地感到魏平眼睛像找到了什么。魏平又盯着晓杰看，直到晓杰提醒他，该登记了。

魏平慌里慌张地收回目光，他朝登记处的人一挥手。

“给她们办一下，错不了的。”

那工作人员的脸上立刻呈现毕恭毕敬的神态。

“队长……”

“马上给她们办一下，都是远道来的。”

说完这话，魏平又等着工作人员开好手续直到晓杰和那个女人都拿到了住宿证。

“去吧，上楼按门牌号找自己的房间。”

四

晓杰和田小伟也算久别重逢。但是，他们做自己的事情时却失败了。晓杰从家里来时的那种急着要同自己的男人有肌肤之亲的心情，被田小伟弄得如同正起火的一堆干柴突然遇见兜头的大雨，她只是睁了睁自己的大眼睛，很困惑地望着更加困惑的田小伟。

田小伟问晓杰：“我怎么了？”晓杰摇摇头。就这样两个人呆呆地对视着。过了好半天，晓杰才喃喃地说了一句：“可能是太紧张了吧。”

经晓杰这么一说，田小伟才意识到刚才是有点紧张。他躺在一边，想放松自己。晓杰问他想吸烟吗，田小伟说可能出不去吧，门口有站岗的。晓杰起身要去替他买烟，田小伟阻拦，晓杰就说了实话：“我也想吸。”田小伟想说什么，但转念一想，大概晓杰是为了给他买烟才这么说的。他印象里的晓杰，是善解人意的具有传统味道的女人。他不相信晓杰会沾染在他看来是恶习的吸烟的习惯。他怎么也不会把一个手拿烟卷的女人和晓杰联系上。直到晓杰去楼下的小卖点把烟买回了，他还是愣着，就为了晓杰刚才说的“我也想吸烟”。

晓杰把烟给了田小伟，田小伟反应过来似的一把抱住晓杰说：“我说你不能嘛，你就是为了给我买烟才这么说的，吓了我一跳。”晓杰被他抱得有点闷，她动着身子想说什么，他松开手等她

说话时，她又觉得没有什么可说的，没敢说。

两人二年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在一起了，相互都有一点陌生的感觉，甚至对彼此的肉体都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晓杰觉得这二年来她与田小伟似乎有什么隔阂，平时总也说不清楚，现在她才觉得田小伟为她制定的做女人的那一套标准，是他自己观念下的或者说来自于他母亲和姐姐的思想，当然，晓杰也不是非要承认，女人就一定要吸烟。

“小伟，你说……吸烟就不是好女人了吗？”晓杰问。

“正经女人哪有吸烟的。”小伟回答。

晓杰猛地想起了在车上那个年轻人的话。她不做声了。田小伟还像过去那样，在晓杰提出什么需要他解答的问题时，他都可以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他觉得晓杰最大的一个优点，就是不懂就问，又肯接受别人的意见。

夜空中很亮，今晚的月亮正值圆时，招待所还没有窗帘，不知是没有这个设备还是没来得及挂上。晓杰看着窗外，一下子想起京剧里的一句唱词：皓月当空，恰便是嫦娥离月宫。晓杰把眼睛落到了还在抽烟的田小伟的脸上。她娇嗔地说：“我小声给你唱一段……”晓杰还没说完就被田小伟打断了。他说他不喜欢听京剧，要唱就唱个流行歌曲吧。

“我原来只是爱听，不理解，现在我明白得多了，你以后出来，我教你欣赏京剧，难怪我爸爸说京剧是有意思的。”晓杰说。

田小伟把烟掐灭，扑向晓杰：“这两年就靠听京剧打发这样的夜吗？”晓杰听了这句话骤然心酸了起来。她想告诉他，她就